

大哥要办农具展

刘乾能

“老四，你明天回来一趟。”

周五晚上，我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。还没等我问清咋回事，电话就挂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驾车回家。还没进院，远远地就看到大哥站在路边，正焦急地往我这边张望。

停好车，大哥一把挽过我的胳膊，匆匆往家走。院墙上爬满了蔷薇，正开着红的粉的紫的花。墙外的菜地里，一畦畦的小葱菠菜，郁郁葱葱，翠绿欲滴。

走进院子，平日养花种草的墙脚，依次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具。几把锄头，三枚弯刀，两块钉耙，一副犁型，还有粪背、拌桶、旋耕机。

见我疑惑，大哥笑着说，“我要办一个农具展！”

“农具展？”大哥的话，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是啊，我要把村里闲置的农具集中起来，在家里办一个农具展。要不然，孙女她们这一辈人，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生活的。”

望着眼前各式各样的农具，我的思绪不由飞向遥远的过去。

大哥上完小学，就回家种地了。耙草锄地，大哥学得挺快。记得一次，大哥背水粪，粪水在背桶里晃荡，尽管大哥尽力保持平衡，但晃荡出来的粪水还是泼洒大哥一头。就这样，沉默寡言的大哥，成为远近闻名的庄稼把式。吆牛耕地，耙田栽秧，背肥施肥，样样拿得起放得下。

包产到户前，队里许多人家的粮食不够，只能吃国家返销粮。情急之下，队长组织劳工到茅冈山上烧荒开地种玉米，安排大哥守山。大哥一个人在山上住守了四年，每年给队里增加几千斤的口粮。下山时，背回一背用坏的锄头和弯刀。

首轮土地承包改革时，家里分到两亩多水田和三亩多旱地。界桩打定，大哥就没白没黑地泡在地里。一年后，家里有了余粮。两年后，父母去世，我也参军离家，大哥更是锄锨犁耙不离手，放下这个，拿起那个，生怕耽搁了一丁点的时间。下地回来，他总会蹲在屋旁的小溪边，用一块破布认真清洗锄头弯刀或钉耙，直到它们不再有一丁点的泥土。工具扛回家，犁靠墙角，锄悬墙壁，弯刀插进竹篱，背篋背夹，则摆好横在猪圈圈背上。

没过几年，村里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。火地自然是不再种了，大哥扛起树苗进了山，硬是用半个多月时间，在荆棘丛生的火地里栽下几十亩杉树。承包的旱地，大哥也都退了耕栽上树。那段时间，大哥双手的虎口被十字镐震出一道道的血印，但他仿佛换了个人，成天乐呵呵的。

春去秋来，昔日的火地一片青绿，退耕后栽下的树苗也已成林。进山出山的羊肠小道，变成六米多宽的沥青大路，或橙或红的骑游道，引来不少骑游爱好者。大哥卖了水牛，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，顺便载回一台旋耕机。开春，大哥蹬起三轮，载着旋耕机便下了地。不过一两天工夫，秧田就整好了。深秋，随着微型脱粒机的轰鸣，大哥用三轮车载回一晒坝的金黄。

没过几年，在侄儿的坚持下，家里的水田流转了出去。不再下地劳作，年逾七十的大哥每天茶余饭后的必修课，就是背着手在公路上溜达。下雨没有外出时，他便独坐竹凳，卷一支叶子烟，泡一杯茶，用一张旧毛巾上蘸上汽油，一点一点擦拭铁锄铁锨的新锈，直到它们一个个铮亮如新……

“听说我要办农具展，好多人都准备把闲着的农具送给我呢。”大哥的话，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大哥显然兴致正浓，“我都设计好了，家里楼房的一楼放弯刀斧头之类的小东西，像风斗犁铧这样的大物件，就摆在院子里。到时，给它们搭个雨棚，说啥也不能让雨把它们给淋锈了。”

明显驼背的大哥露出期许的目光，笑咪咪地看着我说。大哥为人处事一向稳重踏实，如果不是深思熟虑，他断然不会下这般决心。

“你放心，全家都是支持的。”看我迟迟没有表态，大哥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，亮出了底气。见此情景，我当即表示支持。

“你可能还不晓得，家里的水田，几天前也因为修建川藏铁路被征用了。铁路用不了几年就能修通。铁路修到家门口，还愁没人来我们这旅游吗？我这农具展，说不定就是川藏铁路线上的网红打卡点呢。”说完这话，大哥爽朗地笑起来，仿佛院子里已是游客满满。

告别大哥大嫂，我驾车返回。经过村口刘田坝时，看到青衣江对面的山腰间彩旗猎猎，几十台挖掘装载机正有序作业。“打通川藏大动脉，促进经济大发展”的巨幅标语，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格外耀眼。看来，大哥的消息灵准呢。

我一踩油门，车子加速向县城驶去。答应大哥，我得早点完成农具展的解说词呢！



镜像
汪丽娟
摄

铁匠王

肖日东

铁匠王接手他父亲的铁匠铺的时候，是个二十多岁的愣头青，浑身的肌肉跟铁疙瘩一样硬实。由于他虚心好学，大半年下来，犁、耙、锄、镐、镰等农具，没有他不会的。那印着一个“王”字的铁器，早就传遍了四乡八野，也成了他家的品牌。

铁匠王的铺子里各种铁器琳琅满目，唯一没有的铁器就是刀。而早些年，让王家声名远扬的是那雪花片大刀。他家出的大刀，仅淬火就有十几道工序。最后打出来的大刀，如镜片般的刀身冷气森森。将大刀搁在铁板之上，刀口朝天，大力士提起大铁锤，便往刀口上击落。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铁锤的锤头一分为二，一半连在锤杆，另一半跌落在地，而刀不曾卷刃半毫。

谭四爷就拥有这样一把大刀。谭四爷是个行走江湖的义匪，脸上的络腮胡子像钢刺一样硬。常年一身对开褂，一把王家大刀别于腰间。镇上的黄三爷是个“南霸天”，佃户张小四因为没交够租子，被黄三爷逼着上吊了。谭四爷得知后，摸黑溜到了黄三爷的床边。据说那冷森森的大刀下去，黄三爷竟然都没感觉到痛就已经晕过去了。等他醒来时，却发现下身早已干干净净了。谭四爷走时留下话，再下次，一家老小就彻底干净了。

气不过的黄三爷联合其他地主老财，贿赂了县衙，告谭四爷杀人越货，连小孩都不放过。最终谭四爷被抓了，而且判了极刑。行刑那一天，如大刀片般的雪花下得正紧，喝完送行酒，他对刽子手吟唱道：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却留肝胆两昆仑。”刽子手没听懂：“啥刀？”谭四爷哈哈大笑：“王家大刀，那大刀削铁如泥，一会儿麻利点，给爷个痛快。”刽子手敬谭四爷是条汉子，行刑时用的就是他劫富济贫时的王家大刀。据说谭四爷身首分离时，脸上还保持着微笑，那满脸的络腮胡子依然像钢刺一样扎着地面，没打过弯。

铁匠王的爷爷敬仰谭四爷是位行侠仗义的好汉，从此立下一条规矩：王家铁匠铺一辈子不再打刀。铁匠王严格遵照这个祖训，从来不接打刀的话，

哪怕是给再多的银两也不接。

走日本的那年冬天，村里来了一队二鬼子。为首的周三是个油头满面的大胖子，腰间别着一把王八盒子，裤腰带都勒到肚脐眼上了，走起路来一摆一晃的，就像刚刚觅食归来的鸭子。仗着有小鬼子撑腰，他经常带着一帮子二鬼子欺行霸市、鱼肉乡里。得知铁匠王的手艺后，周三要求铁匠王给他打把刀，而且指出要那种大雪花片刀，明晃晃的，能照出人影子来的那种。

铁匠王没好气地说：“祖传不打刀，皇帝来了也没办法。”周三鼻子里哼哼，没有一点热气：“皇帝来了没办法，皇军来了你会有办法的。一个星期见不着刀，你看着办。”这是下了最后通牒呀，村里人都替铁匠王担心，而他却跟没事人一样。虽然天日照样“叮叮当当”响个不停，但是却始终见不着刀的影子。眼看交货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周三挎着那王八盒子，经常在铁匠铺前晃悠，也不急着催他，只是看铁匠王的眼神越来越凶狠。铁匠王从不在意他，只是忙着把欠各家的铁器账着急还了，不能误了春耕农事。

就在交货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天气异常寒冷，村里人远远听到了铁匠王打铁的声音，那一上一下富有节奏的打击声，与平时打犁耙的节奏都不一样，各家都心知肚明地关着门，连小孩也不让去瞧个热闹。大家都知道，全村老少的安危都在这一上一下的打击声中了。

第二天，天刚麻麻亮，大家却惊讶地发现，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村子。据点的那帮子二鬼子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地上，地上的血都凝固成了一滩黑泥，周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铁匠王的炉火早已冷却，人也不知去向，铺子上挂着的红色旌旗冻得硬邦邦的，如同一把带血的大刀。

多年以后，村里有人在南方的队伍里见过一个人，据说特别像铁匠王。那支队伍里，战士们个个都背着一把红缨大刀，明晃晃的，能映出人的影子来，那刀柄上都刻着一个斗大的“王”字，那王字一笔一画，板直板直的，从来没弯过。

